

津门铸忠魂 热血照千秋

张 希

1894年7月25日,朝鲜丰岛海面浪涛翻涌,杀气弥漫。清廷租用的英国商船高升号,正载着千余名从天津出发的清军官兵奔赴朝鲜牙山,突遭倭寇“浪速”舰的野蛮拦截。面对对方的威逼,一位身着戎装的清军军官挺身而出,慷慨陈词,用生命诠释了民族气节,他便是与天津结下不解之缘、以热血赴国难的高善继。

高善继,字次浦,江西彭泽人,其父高梯为官清廉,载入《循吏传》。他自幼苦读,心怀家国,先举孝廉方正,后于清光绪十四年(1888)中戊子科举人,历任弋阳县训导、赣州府学教授等职,颇有政声。光绪年间,高善继赴天津任职,初任天津县学教谕,从此与这座扼守京畿、见证家国兴衰的城市紧紧相连。彼时的天津,既是北方洋务运动的重镇,也是抵御外侮的前沿。列强环伺、国势衰微的景象,深深刺痛了这位心怀天下的读书人。

国家危难,高善继毅然投笔从戎。他拜见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,自请随军效力,欲以一身热血护家国安宁。因与李鸿章保全和局的主张言语不合,他愤然离去,转而投

至直隶通永镇总兵吴育仁幕下,被留为仁字军营务处帮办,从此在天津开启了他的军旅生涯。在天津期间,他勤勉参与营务筹划,悉心了解军旅实务,将文人的缜密与军人的刚毅融为一体。天津的经历磨砺了他的报国意志,也让他从一名文人转变成为一名勇于担当的军营骨干。

1894年,倭寇借朝鲜东学党之乱出兵,战火一触即发,朝鲜局势危在旦夕,清廷决定派兵增援。得知消息后,高善继主动请缨,慷慨陈词,请赴前敌,誓言要“以死报国,不负家国”。吴育仁被他的爱国热忱所感动,应允其请求,命他与营官骆佩德等人一同率领清军,乘坐高升号从天津大沽港启航,奔赴朝鲜增援。出发那日,天津大沽口海风萧瑟,高善继身着戎装,伫立船头,心中满是破敌安邦的坚定信念。

高升号驶至丰岛海面时,被倭寇“浪速”舰截停,对方挂出信号要求停船,并派人登舰威逼清军投降,声称若不服从,便将舰船击沉。英国船长畏惧对方威势,准备妥协,高善继却断然拒绝。面对倭寇的武力威胁和英国船长的劝降,高善继高声激励将士:“我辈自请杀敌而来,

岂可贪生畏死?吾世受国恩,今日之事,有死而已!”他的话语掷地有声,唤起了全体官兵的斗志,众人齐声响应,决心与舰船共存亡。

倭寇恼羞成怒,下令对高升号发动攻击。鱼雷呼啸而来,炮弹倾泻而下,高升号瞬间被浓烟烈火吞噬,船身迅速倾斜。高善继毫无惧色,镇定自若地指挥官兵奋勇还击,从未有过一丝退缩。最终,高升号被击沉,高善继与千余名清军官兵一同坠入海中,壮烈殉国,年仅四十岁。

高善继的事迹传回天津,朝野震动。清廷为表彰他的忠勇不屈,追赠其道台衔,赐予祭葬,世袭五品云骑尉,以慰其忠魂。庆亲王奕劻为其撰写对联“旗常特表牙山色,冠服长留幽香”,铭记他的功绩。其衣冠冢位于江西彭泽长岭岗。天津百姓亦为高善继的气节所感动,纷纷缅怀这位曾在津门为官、生活并奔赴国难的爱国志士,他的事迹也成为天津这座城市爱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,更彰显了甲午战争中中国军人的铮铮铁骨,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坚守民族气节、守护家国安宁。

烫),乃至在屋里的墙缝寻虫,用针挑出。虽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,但不多日子臭虫又来咬人了。那时,人们半夜起床逮臭虫、打蚊子是常态,如此搞得炕头、墙面常是“血迹斑斑”的。尽管当时有臭虫药之类的舶来品,但收效不大。

当年,沿河而居是天津民居特点之一,加之土房老房年久失修,潮湿低洼处的房屋还多见蜈蚣、蝎子、钱串子、壁虎等,它们同样滋扰市民度夏,所以人们见到这些虫子就要灭杀。为了避毒虫,老辈人还常嘱咐家中小孩,夜晚不要光脚走路,不要扶墙、靠墙,穿鞋前要看看鞋里是否有虫,或者磕打磕打再穿。

防虫驱虫灭蚊蝇,与之“战斗”,俨然是夏日老天津人生活的“必修课”。

●故事天津

老天津人夏日“斗”蚊虫

温 暖

类的药草,采取烟熏的办法驱赶蚊蝇。尽管在屋内闷烟对人无益,但也权算无奈之举了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,蚊香从国外传入,点蚊香的驱蚊方法由此沿用至今。当然,图省事的办法也有:天黑后打开门窗,用大蒲扇向外扑打,赶出蚊蝇,然后快速关闭门窗,放下帘子,尽量减少出入的同时也要保持屋里黑暗,少点灯。

那时候,天越热臭虫越猖獗,所以开春后,许多家庭就开始忙乎拆洗被褥,清洁炕席、炕沿(敲打、开水

直到上世纪20年代,天津城区依旧有不少土房老房,四处空地、洼地、水坑也多,容易滋生蚊蝇害虫,在夏季干扰百姓生活,令人不胜其烦,除了溽热难耐、食欲不振,此般骚扰更可谓“苦夏”之一苦也。

过去,人们打苍蝇用苍蝇拍,打蚊子用手拍,后来,从南方传来苍蝇瓶子、苍蝇纸等,这些器具带诱饵气味或黏性,虽有一定效果,但摆在屋里或倾倒、更换时,那味道往往令人作呕。

门窗挂帘子、糊冷布是传统避蚊防蝇之举。旧时的夏帘常用竹篾条、苇子制作,纱网(津人俗称“纱绷子”)出现后,也有用它做门帘子的。纱网帘可为一次性的;竹帘用几年后,竹条折了、锁线松了在所难免,需重做,俗称“打帘子”。昔日开春后有的家庭就开始拆旧帘、打新帘,胡同里也来了打帘子的工匠,吆喝声阵阵,笔者在《津沽旧市相》一书有专述,不赘。

旧时夏天常用的冷布是一种类似纱布的布,透气性较好。居家做饭难免会剩饭,夏季的剩饭菜要用冷布纱罩罩上,防苍蝇、防小飞虫。类似的冷布罩还另有用途,比如把竹篾条扎出简单骨架,蒙上冷布做个小罩,俗称“随身倒”,罩住入睡的小孩,可防蚊蝇叮咬。还要说到防蚊一宝——蚊帐,其用料近似冷布,尺寸以单人的、双人的为主,但旧时一般家庭常为大土炕,不适宜吊安蚊帐,且买蚊帐在那时也算得上一笔额外开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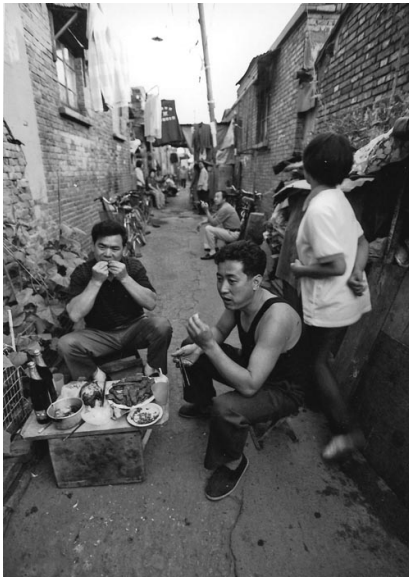
过去一到傍晚“下蚊子”时,有人就在屋里屋外点燃艾草、蒿草之

●老城厢旧影

周永顺胡同

张 建文并摄

位于老城里,北起何乐胡同,南至长生巷,南端西侧有一分支至西不通,中与华容胡同相通,长约300米,宽2.6米。清光绪年间建房逐步形成胡同,因曾有周永顺米面铺而得名。1954年将福利巷一条并入统称周永顺胡同。两侧均为灰砖平房,1978年将土路铺设成沥青混凝土路面。照片摄于2003年7月。



重修龙王庙记事

曲振明

天津过去存在多座龙王庙,东门外、西门外、大伙巷、西沽、大直沽、杨柳青等处都有,其中东门外闸口这座名气最大。

闸口龙王庙建于何年已无法考证,清雍正三年(1725)重修则有文字记载,但其中有些内容明显带有迷信色彩,难以证实。据说,当时长芦盐政莽鹄立上任不久,遇久旱无雨,庄稼缺水,百姓苦不堪言。莽鹄立听说闸口龙王庙十分灵验,就告知城里文武官员、乡绅百姓,当月二十七日这天,备好祭品,一同来龙王庙祈雨。祭拜后转天,白天依旧烈日大风,半点雨丝都没有。但午后忽然雷声大作,大雨倾盆,一直下到半夜,整片田地都喝饱了水。谁料到刚进五月,雨水依然接连下不停。先旱后涝,莽鹄立又于六月再次到庙里祭拜,祈求放晴。转天云消雨散,太阳重现。

众盐商于是提议集资翻新庙宇。莽鹄立赞同,率先捐出银两,文武官员也纷纷出资相助,之后龙王庙焕然一新。翌年,雍正皇帝赐额,闸口龙王庙改称“弘仁庙”。

珠联璧合

章用秀

冯忠莲,祖籍广东顺德,1918年生于天津,著名女画家、古画临摹师,著有《古书画副本摹制技法》。她自幼爱好书画,早年入天津圣功小学、中学读书。她于1938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辅仁大学美术系。学习期间,她每年都以第一名的成绩受到学校嘉奖,毕业时,校长亲自为她颁发了奖章、奖状,被誉为辅仁大学的“女状元”。毕业后,冯忠莲在天津举办画展,声名鹊起。1941年拜师陈少梅学画,后两人结为伉俪。

冯忠莲画山水、人物继承了陈少梅的技法。其画娴雅、精严而无工气,色泽素淡匀润而不流于巧妍。特别是对人物的刻画细腻自然,形象鲜明。在天津,陈与她合作《山居图》《楼湖渔钓图》《山静日长图》等佳作多幅,可谓珠联璧合,笔墨难分彼此。其作品《仙衣袅袅》作于1942年,画面中,手持玉壶的仙女端严清古,裙衣飘逸,神态稳重而内蕴活力。画的右上方题:“袅袅行云去,仙衣不染尘。玉缸春酒暖,进与养年人。壬午十月,冯忠莲写于湖社。”

徐云寓津

吴裕成

清代津门的匾额楹联史料,梅成栋《津门诗钞》载有一则:徐云,号文山,“津门庙刹楹帖匾额,往往是公手笔”。又记其“行草书得晋唐人笔意,每书必署吴门徐云”。他是苏州人,能诗,间或“画花卉竹石,皆生动有逸趣”。寓居沽上,诗书画皆可上手的徐云,与诗人书画家金玉冈结交,“津人高之”。

金玉冈号芥舟,居城里西北角,将庭院拾掇成花园一般,颜额“黄竹山房”,诗集题名《黄竹山房诗钞》。徐云赋诗《题黄竹山房》:“一座草亭里,烟霞与世忘。帘垂竹影暗,花梦蝶魂香。”称赞金家格调空间,兼写芥舟生活状态,可谓精彩。又有句,“酒意饶春兴,棋声动夜凉”,是为文朋诗友雅聚的写照。

金玉冈形容徐云,“其貌如柴门霜月,其意如野水闲云”;记二人“初订交时,坐雪中松下,共吃黄醪酌绿酒,甚乐”。徐云病逝于乾隆十四年(1749),年纪刚过半百。葬于津西,金玉冈诗《十九日送文山葬永丰里》。又有《哭文徐山》诗:“斑管已消文字业,瓦盆犹存磨花香。”忆其曾用瓦盆代砚。

